

懶得成精的我，很久就不拿筆寫什麼了。有該如此的時候也還發起一點露水道心來，責備自己不應「介事」似的，鼓足勇氣，拿起筆桿來想寫一點什麼的，可是只是一點露水道心；終究敵不過懶惰成性的酷熱陽光。結果寫不幾個字，還是把筆擱下來，認為幹這工作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勾當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我雖對寫作懶惰，可是我這顆愛看報章雜誌的求知心，還是不敢後人。可惜在自由中國的臺灣，佛教的刊物太少了。能够按期出版的只有「人生」和「覺生」兩種月刊，其他如「海潮音」，「臺灣佛教」兩種雜誌，我也沒有直接訂閱，有時候在旁人手中看到幾份，不是季刊就是出期不定，偌大的佛教，只有這幾種刊物。聽說還有時發生稿荒，我又懷疑，難道大家都像我一樣的沒出息，懶惰成性的懈怠鬼嗎？

在二十九期學生刊上，見到朱斐大居士發菩提心，創辦一種「菩提樹」月刊，不日將出版問世的好消息。這一來真使我驚喜若狂起來，不啻打了一針強奮劑。以為從此每月又多了一份刊物，而且看內容的性質。似乎很合我的口味，一個戲劇迷，當他在報紙上看到「某某明星主演之佳片，不日即可在某院隆重獻演」的廣告。屆時那一位戲迷，決定很早就去買座，眼巴巴等着瞧他所要看的好戲。筆者對「菩提樹」也存了如此的幻想！「菩提樹」不日出版，如果刊出寄來的時候，我將清茶一杯，蹣跚起來，吃茶看戲，看主演的角色演技如何，以及那幾位演員參加的，本領如何？……我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，忽然綠衣人送來一封信，我接到拆開一看，是一件聘書，上有「茲聘請雲法師為本社編輯委員會委員」，這一下子可把我嚇慌了，雖不說是魂不附體，也可能說「汗流夾背」。這真所謂「樂極生悲」，「無事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怎末，怎末把一個看戲的戲迷，從人叢中拖上戲臺，要

祝沙磧之中的菩提樹成長！

他充當演員，你看精不精，出怪露醜，多麼難為情呵！

「菩提樹」這個名詞，不論信佛不信佛的人，對它都不會生疎的，就因為我們的教主——釋迦牟尼佛，是坐在「菩提樹」下夜觀明星，見性成佛的。後來又因為盛唐的時代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可算是登峯造極的黃金時代。就在那個時候，禪宗裏五祖弘忍大師傳法與六祖惠能大師，當時有神秀大師的「身似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，及惠能大師的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一段公案，這是佛教史上是很有趣味的佳話，「菩提樹」的名詞。因此更是不脛而走，已成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了。

說句老實話，在今日今時，創辦一種刊物問世是很不容易的，尤其是佛教刊物，不但主事者

不易，就是我們偶爾寫一兩篇文章都感到困難，化時間，絞腦汁，寫一篇較長的稿子，要費好幾天的時間，文章雖然寫成，可是弄得精疲力倦，腰酸背痛，什麼撰稿啦，騰清啦，這個中的痛苦，非局中人所易知。有時因為字裡行間，造句不妥，說話過火，有時為了崇正黜邪，不得不論一點事和非。結果不但吃力不討好，反而就因你的文章開罪了人，自己還不知道，佛教雖然沒有文字獄坐，可是有時你做起事來大有「行不得也哥哥」之勢。寫稿倘有如此之忌，何況主其事者，更加是難乎其難了。知難而不畏難，甘心吃力而不要討好，不是發足了一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的菩提心的大心菩薩，是不會幹這傻事的。為什麼要幹這種事呢？說穿了一句話——行菩薩道。

筆者每天要誦一篇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，

在第九願中有幾句經文抄錄在下面，以作本文的結束；「……諸佛如來，以大悲心，而為體故，因於眾生，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，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，成等正覺。譬如曠野沙磧之中，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，「菩提樹」王，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，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，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，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，諸佛菩薩，智慧華果，何以故？若諸菩薩，以大悲水，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菩提，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，終不能成，無上正覺。」我寫文章，常是有文無題，本文寫了一大半還是沒有題可按，忽然讀到「沙磧之中，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，「菩提樹」王，亦復如是……是故菩提，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，終不能成，無上正覺。」這幾句經文，不用解釋，也能一目了然的看懂。

能在四邊楚歌聲中產生，又何異於「沙磧之中」種幼苗——菩提樹之不易。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。」換句話說：「若根不得水，枝葉華果，不但不能繁茂，說不定還要有一「則苗稿矣」呢。平地植樹，倘且要勤加灌溉，何況這是一「沙磧之中」的一棵幼芽哩！僅有這一棵菩提樹，我們知道它是大眾慧命的寄託處，千萬不能讓它枯萎。因為它負的使命太大了，它能昭示一切眾生，使人人知道本具的一棵「菩提樹」王，從生死曠野的沙磧中成長，更能以大悲水，去饒益眾生，開放諸佛菩薩的智慧華果！最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。「菩提樹」既負有使命一切眾生，轉愚成智，轉迷歸悟，起死回生的重任，所以我們要祝禱這一棵「沙磧之中」的「菩提樹」很快的成長起來。

最後祝願：人人愛護「菩提樹」，人人得證菩提果！

佛曆二五二五年於臺南開山路一一八號

煮雲